



● 行医随感

10 cm 的开胸手术 换来患者微笑

▲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 向波

最近在门诊遇到一位21岁的小姑娘，她拿着一张心脏超声报告单向我咨询，超声结果提示需要手术修补室间隔缺损，且应该尽快做。

小姑娘吃惊地看着我，完全不相信需要自己需要做心脏手术，而且需要在胸口开一个很大的切口。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害怕得眼泪刷刷直流，反复地问我是不是非做手术不可，能不能不做？我一遍遍地解释做手术的最佳时间，以及做手术的必要性。最后，她顿了顿，希望我给她5分钟时间考虑。5分

钟后，她镇定地问我：“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安排手术？手术切口能不能小点？以后穿低领的不好看了……”。

手术前一天，她反复地告诉我：“向医生，一定要把口切小点哦！拜托了！拜托了！”而我，每次报以的回答都一样，只有一句：“嗯，好，我尽量……”虽然看似平常、感觉无情的一句回答，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却多了一份期待，一份信任和一份责任。

手术如期进行。因为她的室间隔缺损位置，

需要从胸骨正中切口，完全劈开胸骨，经肺动脉去修补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切口应该是差不多和胸骨一样长。对于这个身高170cm的姑娘，切口估计需要15 cm左右。手术台上，在保证能完全锯开胸骨的前提下，我尽可能缩短切口。这虽然会让我们在术中的操作空间稍显局促，但有助于手术修补达到预期效果。

术中食道超声检查显示：室间隔修补良好，主动脉瓣反流稍减轻。手术结束，开始缝合皮肤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她的切

口好像的确比较小，用直尺量了一下切口，10 cm！

我在心里默念：小姑娘，我尽最大努力了，没有让你失望，这已经是我们成人正中开胸中最小的切口了！

小姑娘术后6天就出院了，见到我她总会冲我发笑。每当看到她的笑容，外表严肃的我内心也倍感激动。我想，医生的一点点进步，可能只是医学生涯中的一小步，从医经验的一点累积；然而，对患者来说，一点小小的改进却有可能成为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。



● 医海钩沉

古代解决“医闹”荒唐事

▲ 湖北 李志刚

《笑林广记》记载：一个人到武场，被箭误射身上，请来外科医生治疗。医生说：“不碍，很容易。”于是，用锯截掉露在皮肉外面的箭杆，要钱便走。伤者亲人问：“肉里的一截咋办？”医生答道：“是内科的事，我管不了。”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上述故事说明古代也有庸医，既然有“庸医”，“医闹”也就在所难免，于是很不幸发生了下面的故事：一患者经治后不幸身亡，患者家属非常愤怒，结伙一起准备毒打医生。医跪下求饶，患者家属说：“私打可免，官法难饶，即命送官惩治。”医畏罪哀告曰：“愿雇人抬往殓殓”，主人许之。

从文学的记载中看出，在古代，医疗事故责任大多由医生本人承担，而且大多愿意私了。

历朝官方对此是什么态度呢？

战国时期，曾担任秦国太医令（卫生部长）的著名医生扁鹊提出：“岁

终则稽其医事，以制其食”，“十全为上，十失一次之，十失二次之，十失三次之，十失四为下”。即，每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，按照考核结果奖励或克扣其俸禄（以制其食）。这也说明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医疗事故，除了影响医生待遇外，医师并不承担责任，患者只能感叹没有碰到“十全”医师罢了。

唐朝以前，医疗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帮助调解解决，责任医生不会受法律处罚。而唐朝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对责任医生的惩处。唐律规定：“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，处以流放；伤人的，以故意伤害论；虽然不伤人，但只要有过失，也要进行杖责。”

明清时期，处理医疗纠纷进一步细化，特别是对于责任认定，法律出台了“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”的制度：“凡庸医为人用药、针刺，误不如本方，因而致死者，责令别医辨验。”即对责任事故，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，

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（别医）进行鉴定，如此既可确保公正，受害者也易接受。

清律对于责任医生，不再象以前那样搞“刑法伺候”，而是吊销医疗执照并经济赔偿，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患者死亡，要赔偿患者家属十二两五钱，相当于一位农民数年的收入。

在古代除了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普通医疗事故外，也经常发生一些医疗事故无人负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北宋哲宗皇帝，听说北宋宰相韩绛生病了，便力推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

可以开胃。“提举翰林医官院”（中央医学院院长）得旨后，逐级传达，主治太医哪敢不遵旨？结果，老先生年迈，精气已衰，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，一命呜呼。

古代“医疗事故发生率”，国办医院往往比民间医院还要高，原因无他，只因古代经常出现行政领导干涉业务工作。古代中央级医院院长，大多由不懂医的宦官担任，特别是对高官的治疗，皇帝还规定由太监现场监督，理由是“防止医生搞小动作”，如此荒唐，医疗事故就难以避免了。



● 医考之路

在湍流中抓住缰绳

▲ 河南 白举莹

我今年39岁，参加国家医考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将近20年没有系统看书的经历、快速更新的医学知识、浩瀚的医学文献，常常令我望洋兴叹，只感觉赶不上医学科技发展的步伐。更何况自己年纪大，很多家务缠身，难以专心学习。记忆力下降造成的前看后忘，也让我十分沮丧。

多少个日夜，我常常为自己的未来担心，担心自己因为没有证书，被医疗纠纷的灾难砸中。

恐惧、沮丧、自卑一度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恶魔。它试图蒙蔽我看见光明的双眼，试图泯灭我对未来所有的向往，希望在心灵的海中飘摇。

又在多少平凡的日子里，我感受到了子女对成才的期盼，妻子肩上的生活重担。所有这

些，都要求我不能萎靡不振，不能成为生活的弱者，不能在恶魔面前低头。我必须在生活的湍流中抓住缰绳，用尽全身力气向上攀登。

在无数次的自我加压中，一个个生涩的名词进入我的脑海，一道道繁重的题被清晰的思路解开。终于在医考成绩的辉煌中，我战胜了那个恶魔。（本栏目投稿邮箱：songpanzheng@163.com）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
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一等奖：3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二等奖：5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三等奖：10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纪念奖：10名，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